

刻着“这种”标记的地方蕴藏一定的规则，蕴藏着巨大的能量，几个世纪以来，它们影响并决定了一个民族，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……

# 世界的秩序

(法) 德尼·雷佩 著  
彭怡 译

DENIS LÉPÉE  
L'ORDRE  
DU  
MONDE

作家出版社

# 世界<sup>的</sup>秩序

(法) 德尼·雷佩 著  
彭治 译

DENIS LÉPÉE  
L'ORDRE  
DU  
MONDE

作家出版社



(京权) 图字: 01-2011-80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的秩序 / (法) 雷佩著; 彭怡译. —北京:  
作家出版社, 2012.10  
ISBN 978-7-5063-6508-6

I. ①世… II. ①雷…②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  
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159657号

L'ordre du monde  
Denis Lépée  
© Editeur Timée Editions, 2007



策划: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## 世界的秩序

---

作者: (法) 德尼·雷佩

译者: 彭怡

责任编辑: 王妍 周茹 翟婧婧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19千

印张: 15.25

版次: 2012年 10月第1版

印次: 2012年 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508-6

定价: 28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献 给

苏珊娜、加布里埃尔和路易斯

## 主要人物介绍

**托** 马苏，三十五岁，意大利血统的爱尔兰海底考古学家，在法国和意大利被当做是海盗。为了得到科研经费，他接受了英国律师洛厄尔委托的一个项目，不料因此陷入一个跨国阴谋，不得不四处逃亡，不过，经过一系列生死考验，他却与感情日益疏远的妻子重归于好。

**克** 莱尔，法国考古学教授保尔的女儿，毕业于法国和美国的名校，曾从事新闻工作，想以自己的努力让父亲刮目相看，却没能达到目的，于是监视父亲，把他的研究成果透露给美国中情局。父亲被害死之后，她通过各种办法接近托马苏，试图找到杀父仇人。

**伊** 莎贝尔，托马苏的妻子，漂亮高大，长发碧眼。她跟托马苏有一个女儿马蒂尔德，但由于托马苏常年不在家，两人关系疏远，她对丈夫既恨又爱，感情复杂。

**安** 托万，健壮、忠诚，托马苏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两人一道寻找装满黄金的法国沉船。他全力协助托马苏，曾只身前往莫斯科和纽约，在列宁墓和联合国总部取证。

**亚**德里安，军火贩，国际走私团伙成员，对建筑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深感兴趣，曾协助托马苏并与中情局叫板。

**杰**里米，英国驻意大利巴勒莫领事，托马苏父亲的老朋友。当托马苏前往巴勒莫请他协助寻找女儿时，他毫不犹豫地联系了他在中情局的朋友布兰登。

**布**兰登，中情局驻意大利办事处副主任，冷战初期开始特务生涯，曾协助杰里米，向法国司法当局证明托马苏的清白。

## 迦太基——公元前99年

船尾坐着一个旅客，他用大衣的风帽遮住脸，对面前跑来跑去的船员视而不见。当他们在水手长的号叫声中手忙脚乱地准备让船靠岸时，这位旅客一直凝视着港口上方旧兵工厂的废墟。船刚绕过岬角，迦太基遗址便映入眼帘，中间是高高的比尔萨山，已丝毫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，白色的岩石和金色的沙子，景色相当单一。

他眯起双眼，阳光太刺眼了。随着船只减速，靠近岸边，他感到越来越热，让人窒息。太阳尚未当头，雾气已在石间弥漫，热浪使一切都变得朦朦胧胧。悬崖顶上一个耀眼的光点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他试图看清那块反光的金属是什么东西，他相信他看到了一个人影。

\*

“你能肯定就是那艘船吗？”一个士兵问。

码头上，两个士兵站在离开港监办公室有一定距离的地方，看着轮船慢慢靠岸。两人的肩章和被汗水湿透的皮护腿上都有古罗马军团的铜徽章。

另一个士兵讥讽地扫了他一眼，擦了擦大汗淋漓的额头，叹了

一口气，把一直夹在腋下、插着红色羽毛的帽子戴到头上：“那还会错？谁会傻傻地来到这个地方？”

“不管是谁，但愿快一点，”他的同伴抱怨道，“否则熬不到晚上我们就会被烤焦……”

“但愿他很快就会回去。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了！鬼才知道领事先生为什么要匆匆来到这个倒霉的地方，等待元老院派来的那个建筑师。不然，我们早该回罗马了。”

“快走吧！”第一个士兵边说边走上石砌码头。

\*

岸上的人接住从船上抛下来的缆绳，迅速把它系在堰堤上。

船刚停稳，两个士兵便跳了上去，他们穿过甲板，不理睬船上的水手，径直朝那位身穿风衣、坐在船尾的旅客走去。那人默默地坐在那里，好像正用心地在用一根细棒在画画。

“你是马尔库斯·维特鲁威·波利奥建筑师吗？”士兵问。

对方点了点头，连头都没抬。

“我们奉命立即接您去领事那里。”

士兵转过头，指着这个男人刚才在看的高地，说：

“他就在那上面，在废墟当中。”

\*

太阳照到头顶时，三个人才走到山顶。山下就是老港和死城，甚至可以看到麦加拉居民区。维特鲁威停了一会儿，喘着气，望着这景象。在山上可以看见布匿君主陵墓四周的剧场、渡槽、蓄水池、公共浴池和城墙的地基轮廓。五十年前，古罗马部队攻占并焚毁了这座城池，把所有建筑一砖一石地拆掉，并在废墟上撒上盐水，让这里永远寸草不生：傲慢的迦太基，竟敢与罗马帝国抗衡二百年，且险些推翻罗马帝国统治……你休想在这片废墟上再生。

维特鲁威仿佛仿佛听到了居民们当时的叫喊声，他们宁愿扑向



火焰冲天的废墟，也不向征服者投降。迦太基的最后一位将军阿斯特吕巴尔求饶了，遭到妻子愤怒的咒骂，她带领孩子和最后一千多名战士，毅然跳进了已成火海的军火库。

“咱们快走吧，领事在等着呢！”

士兵将维特鲁威从幻想中唤醒。

\*

马利尤斯领事一把推开副官递给过来的装着水的羊皮袋，转身望着刚刚出现在石板路上方的那几个人。

“终于到了。”他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朝他们走去。

被晒得滚烫的卵石在他靴子底下“咔嚓”作响。他没戴帽子，身上只套一个皮护胸，腰间扎着白色宽带，头发差不多剃光了，露出青色的头皮。同伴们热得受不了，他却好像若无其事。

打了两年仗，马不停蹄地追捕反叛的朱古达国王，艰苦卓绝，但这些既没有磨灭他旺盛的热情，也没有压垮他健壮的身体，他站起来就像一座铁塔似的。

但马利尤斯并不是莽夫，他不想打持久战，时间拖得太长，对部队不利，于是，他进行了精心策划，慢慢收紧对朱古达的包围圈，切断这位古罗马曾经的同盟者和朋友与庇护者的联系，却不急于与他交锋，而是等到他筋疲力尽、孤立无援时才把他擒获。这场漫长而残酷的包围战非常成功，这将确保他在罗马的政治前程。没想到，朱古达在最后一刻，跟他做交易了。他今天正因此而来。可惜，他不能独享阶下囚所提供的信息，而不得求助于那位建筑师……“没关系。”他看着越走越近的那几个人，心想，荣誉非他莫属。

两个士兵远远地站在一边。维特鲁威走向古罗马驻非洲的这个军官摘下遮住面孔的风帽，欠了欠身：

“你好，将军。”

两人对视了一会儿。维特鲁威的整个脑袋都露出来了，白白的皮肤与领事古铜的肤色形成鲜明的对比，稀疏的头发汗淋淋地贴在

脑门儿上，汗水顺着突出的前额流到鼻尖，滴到松弛的脸颊上，一直流到满是褶皱的脖颈。

“我在等你。我已命令手下人开始挖掘了，他们挖了两天两夜，一刻没停。”

维特鲁威微微耸了耸肩膀，说：

“乱来！”

领事一惊，这个建筑师竟敢用这样的语气跟他说话。但他不想计较对方的态度，而是指了指山下。那个半圆形的山坡应该是古城墙的地基。

“根据我从朱古达那里得到的地图，应该是从那里开始，往前延伸一百来米。”

“那是埃斯芒墓地。”维特鲁威打断他，转身看着太阳的方向，说，“那是德非祭坛，权力的圣地。”

马利尤斯一脸不快地打量着他。

“将军，这些我都知道，”维特鲁威说，“你手下的那帮人乱挖一气，让他们下来吧！留十个你信得过的人就行了，就留你的卫兵吧！让你的参谋部也下来。元老院的人都在等你呢！况且你的人也累了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”

建筑师转过身来，迎着领事咄咄逼人的目光：

“三天就够了，你不会白来的。”

他看了看四周，似乎想从白色石头里渗透出来的令人窒息的味道中嗅出点什么。

“我敢肯定，所有的东西都在。”他又补充说。

不等对方回答，这个小个子男人便欣喜若狂地向他刚才指点的那片废墟走去。

马利尤斯叹了一口气，小声嘀咕道：

“但愿朱古达讲的是真话。”

2014年6月，西班牙，巴利阿里群岛附近海面上

托马苏又检查了一遍背上几个瓶子的绑带、额前的顶灯和手腕上的压力表。头顶、船身和龙骨投下一片阴影，遮住了阳光。一条钢缆从海面的浮标通到离他一米远的地方，他抓住上面的滑动手柄，把它从轴上解下来，然后一扭腰，转身蹬腿，橡皮脚蹼扑打着水面，无声地激起一道道水波。他迅速下潜，以充分利用所携带的氧气。

\*

现在，他的身体在寒冷的海水中游动，微粒与灰尘使水变得昏暗而沉重，光线越来越暗，最后只剩下一道青绿色的光晕。顶灯的光束难以穿透黑暗的海水，犹如车灯遇到了浓雾。三十米、四十米、五十米、八十米，触到前一天留下的标记时，他放慢速度，基本停下来，让自己适应一下这静寂的世界。他调了一下背上的气阀，瓶子里装着优质的混合气体。在这个深度，他使用的配方是百分之十五的氧气、百分之五十的氮和百分之三十五的氦。

很奇怪，他又产生了一种平静的感觉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他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苏格兰第一次潜入湖底的情景。那是一个漆黑的世

界，不知道哪是上、哪是下，到处都是软绵绵的水生物，其实这往往是水流造成的幻觉。由于什么都驾驭不了，心里会感到一种焦虑。他开始挑战这黑暗王国的时候才七八岁，他潜水是想消除别的恐惧——黑夜造成的恐惧。

他低头辨认沉船的巨大的黑影，腐烂的木头从海底的沙地中半露出来，就像一头被撕碎的动物露出了肋骨。不一会儿，他碰到了海底，于是便松开了导向的钢索。天长日久，沉船已腐蚀解体。他围着他所熟悉的两平方米大的地方游来游去，小小的塑料板上刻着该地段的地形图。顶灯的光线很弱，他要靠得很近才能看清这些小塑料板。

托马苏解开系在腰间的袋子，取出八只吊环螺钉、一卷尼龙绳和一把小锤子，把自己绑在安全绳上，然后摸索着来到沉船区域的边上，开始画格。花了十分钟做完这事后，他估计还可在海底再待十分钟，然后就得一边往上浮，一边慢慢地更换气瓶，变化他所呼吸的混合气体的成分了。明天，他们将几个人轮流工作，用挖泥船清除堆积在第一个方块里的沉积物。

他蹬了几下橡皮脚蹼，来到工地边缘。三百年前即1692年，这艘三桅战舰就撞碎在这里，由于太黑，激流又裹着沙子不断袭来，巨大的船尾很难看清。托马苏双手抓住顶部已被掀去的船舱，摸到一个窗框，游进船长的餐厅。他在一个巨大的洞前停了下来，这里应该是船板，下面就是船舱和弹药库。如果火烧到了弹药，那么在船触礁时，甚至在触礁之前，弹药库就已化为灰烬了。他闭上双眼，试图想象船突然倾翻时，船员们慌乱的情景和他们的叫喊声。当时，船长纪尧姆·德洛赞骑士会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船舱里还是在甲板上？在祈祷还是在抗争？托马苏睁开双眼，又往前游了一点，然后沿着右舷破损的楼梯下了几格，下面应该就是第一层甲板下面的船员休息室了。现在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托马苏停下来，调整自己的呼吸。多少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船已沉没到三四十米深的水底就已死去？他静静地体验他所熟悉的这种忧虑。

水流突然快速涌动起来，随之听到一个撞击声。可能出现的危险吓得他胆战心惊。他让自己落到海底，同时伸手去抓匕首。一个

黑影从他头顶猛地冲了过去，然后又迅速地转过身来。他头上的顶灯照亮了一个血盆大口和两排锋利的牙齿。那奇怪的动物蜷缩着，圆鼓鼓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，试图发起新的攻击。托马苏一边小心地退后，一边慢慢拔出匕首，贴着海底的沙子匍匐前行。那奇怪的动物最终没敢轻举妄动。

\*

“是条海鳗！它在跟你开玩笑！看你那熊样！”

托马苏一手抓住橡皮艇的浮标，一手抓住朝他伸来的手臂，跃出水面。阳光照在他的面罩上，晃得他睁不开眼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每次浮出水面，带有咸味的炎热空气都让他感到甜蜜而清新。

他靠着浮标，翻身入艇，摘掉头盔和面罩，看见头顶爱发牢骚、身体健壮的安托万时，他笑了。他的这个朋友，眉毛粗粗的、卷卷的，与黝黑的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很相似。安托万身上什么都大——耳朵、鼻子、脖子，跟他的性格倒是很协调。

十年前，他们在摩洛哥丹吉尔南部的一个发掘现场初次见面时，安托万粗暴的性格差点让托马苏吃苦头。当时，安托万是一个潜水小组的小头目，而托马苏还只是考古专业的小实习生，刚从牛津大学毕业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却无实战经验。安托万一开始就不喜欢这种眼高手低的人。

托马苏到达工地的当天，曾随手把一个烟头扔进海里，安托万火冒三丈，一把揪住托马苏的衣领，托马苏还没来得及弄清发生了什么事，就被扔进了海中。看到托马苏在水里寻找太阳镜的样子，安托万哈哈大笑。没想到，托马苏一上岸就向他冲来。托马苏可不是个软蛋，但他毕竟比对手至少轻三十公斤、矮十厘米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猛扑过去，掐住安托万的脖子，最终四个壮汉才把他们俩分开。

然而，当天晚上，他们就和解了，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。两人都性格顽强，喜欢潜水，所以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后来，安托万越

来越欣赏托马苏的学识和才干，所以不仅教他开直升机，还把他当做亲兄弟。而托马苏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兄弟，小时候缺了个可以打闹的伙伴。

在两人共事的那些年里，托马苏每天都看到自己忠实的伙伴在发牢骚，也天天见他开怀大笑。

眼下，安托万又开始抱怨了：

“有什么必要现在就划界和独自下潜？你还每次都不按时上来。你一旦被困海底，大家会在背后偷笑……”

“够了够了，安托万，别啰唆了。”托马苏对朋友的脾气了如指掌，啰唆半分钟后就会开始讽刺和挖苦。

他解开氧气瓶，脱下潜水服，顺势躺进舱里。安托万用眼角扫了托马苏一眼，朝艇尾弯下腰，重新发动了引擎。

托马苏提高嗓门，以盖过引擎的轰隆声：

“凡事要看好的一面。我们的进展一切顺利，沉船就在我们预测的地方，时机再好不过了，谁也别想从我们手里夺走任何东西。据我观察，船体完好的部位覆盖着大量的沉积物，至少有两层甲板和船舱的一半那么大。一半啊，你想想！”他激动地边说边挺起壮实的身躯。

安托万看着他，感到又可气又可爱：

“嗨，小伙子，别指望发大财。以我们现在的能耐，得干上一辈子，否则……”

托马苏深蓝色的眼睛闪闪发亮，黝黑的肤色使他显得充满活力。

“悲观主义者。”托马苏开玩笑说。

五十来米远的地方，他们执行任务用的“朔风号”轮船正在海浪中轻轻地摇晃。那艘三十来米的船像一头沉睡着的巨兽，上面飘着一面意大利旗和一面苏格兰旗，下方是西班牙旗——出于礼貌，船经过哪个国家的领海要挂哪个国家的旗。船头甲板上停放着小型直升机，阳光照在上面，反射着耀眼的光芒。

风阵阵吹来，驱赶着炙人的炎热。

安托万看见托马苏用手将黑发弄得蓬松一些，以便干得更快。

看到朋友欣喜的样子，他也感到很高兴。

托马苏·马克·多内尔，今年三十五岁，自认为是个幸福之人。他很喜欢做一种练习，即在账上填写自己的盈亏状态，他填了多次，得出了这一结论。他成功地成了海底考古学家，装备了一艘船，在他看来，这已大大地弥补了账上的亏损。账面上，他负债累累，永远处于破产的边缘，个人生活也很糟糕，与所谓的妻子关系冷淡，老是要通过各种不寻常的办法才能见到五岁的女儿马蒂尔德；他与法国、意大利海底考古界的关系也很僵，这些都让他落下一个海盗的名声——不好听，但大家都这么叫。

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，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和里斯本图书馆查阅了一年半的资料，发现有一艘荷兰双桅纵帆船于1693年1月12日从马赛出发，却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的。他又花了一年半时间，从葡萄牙的一个大学教师关于17世纪末地中海贸易运输统计的一篇小文章中找到了线索，并通过表面毫无关联的资料查证船上可能装载的货物，进而确认那些货物既非布匹，也不是油料，而是成吨的金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谁也没有想到或者猜测到。

\*

“看，好像有人来了。”

安托万的声音把他从梦想中拽回到现实。

橡皮艇放慢了速度，托马苏向朋友用下巴示意的方向望去。

前方出现了一艘悬挂着瓦朗斯省政府旗帜的快艇，上面似乎空无一人，打开的舱梯表明艇上的客人已经上船。

托马苏放下望远镜，不解地撇了撇嘴。

“他们想让我们干什么？”安托万把速度放得更慢，问道。

托马苏没有回答。事情快做成时，行政当局幽灵般地出现，他觉得不是个好兆头。在这一行里，不诚实的竞争对手或腐败官员搞的阴谋诡计，他见得太多了。他后背发凉，心里有些不安。

橡皮艇拖着一道白色的航迹，绕到大船后面，驶近右舷，停靠在船边。

随着黑夜降临，风停了。漆黑的天空下，“朔风号”一动不动地停在海面上。托马苏站在甲板上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心里久久无法平静。西班牙海关人员已经离开一个小时，但他仍气呼呼的。为了避免跟挑毛病的官员们发生冲突，他竭力克制着自己，但实在忍不住了。巡逻艇上的那个指挥官不冷不热的声音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。“也许他们没让你们填表格，”那个官员头歪着头，阴险地说，“但这是必须填的。我不能认为你们已经填了……”

身后响了脚步声，他知道是安托万来了，便叹了口气，转过身去，想强作欢颜，却怎么也笑不起来。

安托万用布擦净满是油污的手，不解地扫了托马苏一眼。托马苏猜不出安托万是为他们的发掘工程，还是为他的精神状态感到不安。

“至少，发动机千万别坏了，”安托万说，“这种声音真让我感到担心，我怕发电机坚持不了多久，下面的机房里热浪滚滚！”他边说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，结果在眉毛上方留下了一条黑痕。

托马苏点了点头。安托万把抹布塞进裤兜里，问：

“对刚才的那帮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

托马苏搓了搓双手，回答说：

“你想怎么办？我们有权发掘，有盖满公章、有效期为三个月的独家专营证，得到了西班牙、荷兰和法国行政当局认可。没有比我们更符合规定的了……可这些家伙还来找我们的麻烦。”



“你觉得这是不懂业务、官僚作风还是别的什么更糟的原因？”

托马苏不由自主地轻轻拍了拍栏杆，低头看着下面翻滚的海浪：“我怕的是哪个竞争对手，听说我们在寻找沉船，便来插一杠子，企图来抢我们饭碗的对手。总之，我只知道等下去没有好处。如果停下来，我们的损失会非常惨重。”

他严肃地说：“假如这种游戏继续下去，我不认为我们亲爱的银行家还会资助我们……他妈的，想起这些幕后交易我就生气！我们已经胜利在望，离你我等待多年的成功不远了。只要找到那些东西，我们死也安心了。不能因为晚了三个星期就让一切都功亏一篑，那样我们会破财、破产的。”

他说着说着又冲动起来，问：

“没有别的坏消息了吧，或者是好消息？快说吧！”

他本想开个玩笑，但没有开起来。

“不知道，”安托万有点尴尬，“不过，有个英国律师今天给我打电话，好像急于让你给他回话。他刚发来这东西。我从底舱上来时，在驾驶室里发现的。”

托马苏看了看安托万迟迟疑疑地递给他的传真，在苍白的月光下，他意识到好日子马上要结束了。

“就这样吧！”他神情忧郁地说了一句，然后朝驾驶室走去。

\*

“马克·多内尔先生吗？我叫约翰·洛厄尔。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。”

卫星通讯的信号很好。那位律师的英语非常地道，声音响亮。托马苏把电话听筒放回机座，打开了免提功能：

“谁把我的名字告诉您的？”

“是我的客户。他很关注海底考古的情况，这个圈子不大，人才奇缺……”

托马苏双手放在操纵板的斜面上，用脚控制着仪表板：

“先生。我忙了一整天，很想休息一会儿。”